# 俠義傳

俠義傳卷九

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

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道奴婢瞧都堂為人行好的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怎麼這樣恨他呢是他跟的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的聖人的道理聖人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報此仇豈不被人恥笑呢我久懷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用人參做酒這是天賜其便何太監暗暗想道敢則與都堂原有仇隙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但不知如何害法我且問明白了再做道理便道他用人參乃是補氣養神的你老人

家怎麽個說天賜其便呢郭安道我且問你我待你如何帶喜道你老人家是最疼愛我的真是吃氣子落不下大腿不亞如父子一般誰不知道呢郭安道既如此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你若能幫着我辦成了我便另眼看待於你咱們就認義爲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監聽了暗忖道我若不應允必與別人商議那時不但我不能知道只呼他記了我的仇了便連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憎嫌兒子與爹爹磕頭郭安見他如此真是樂的了不得連忙扶起來道好孩子真令人可疼往後必要提拔於你只是此事須要嚴密千萬不可洩漏何太監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囑咐呢但不知用兒子做甚麽郭安道我有何

浸壽散的方子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與尤奶奶商議的沒有用着我却記下這個方子此乃最忌的是人參若吃此藥愌用人參猶如火上澆油不出七天必要命盡無常這都是八反裡頭的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裡請他來吃他若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參酒壽氣相攻雖然不能七日身亡大約他有年紀的人了也就不能多延時日又不露痕跡你說好不好何太監說此事却用兒是做甚麽呢郭彖道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你想想跟都堂的那一個不是鬼靈精兒是的若請他吃酒用兩壺斟酒將來有個好歹他們必疑惑是酒裡有了毒了那還了得嗎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這可就用着你了何太監道一個壺裡怎麽能

裴兩樣酒呢這可閙殺人咧郭安道原是呀為甚麽必得用你呢你進屋裡去在博古閣子上把那把洋鏨塡金的銀酒壺拿來何常喜果然拿來在燈下一看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粗些底兒上却有兩個窟窿打開蓋一瞧見裡面中間却有一層隔膜圓桶兒看了半天却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訴你罷這是人家送我的頑意兒若要灌人的酒叫他醉了就用着這個了此壺名叫轉心壺待我試給你看將方纔喝的茶還有半碗揭開蓋灌入左邊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順着右邊灌入將蓋蓋好遞與何常喜叫他斟常喜接過斟了半天也斟不出來郭安哈哈大笑道傻孩子你拿來罷別嘔我了待我斟給你看

常喜遞過壺去郭安接來道我先斟一杯水將壺一低果然斟出水來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將壺一低果然斟出茶來常喜看了納悶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好老爺子你老細細告訴孩兒罷郭安笑道你執着壺靶用手托住壺底要斟左邊你將右邊窟窿堵住要斟右邊將左邊窟窿堵住再沒有斟不出來的千萬要記明白了你可知道了何太監道話雖如此說難道這壺嘴兒他也不過味麼郭安道燈下難瞧你明日細細看來這壺嘴裡面也是有隔膜的不過燈下斟酒再也看不出來的不然如何人家不能犯疑呢一個壺裡吃酒還有兩樣麼那裡知道真是兩樣呢這也是能人巧匠想出這蹊蹺法子來且不要說這些我

就寫個帖兒你此時就請去明日是十五約他在此賞月他若果來你可抱定酒壺千萬記了左右留隄好歹別掛錯了那可不是頑的何常喜答應拿了帖子便奔都堂這邊來了剛過太湖石畔只見柳陰中驀然出來一人手中鋼刀一幌光華奪目又聽那人說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唬的哆嗦做一團那人悄悄道俺將你細綁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若明日將你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你可要直言伸訴儻若隱瞞我明晚割你的首級何太監連連答應束手就縛那人一提將他放在太湖石畔柳陰之下又叫他張口塡了一塊棉絮執着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安屋中而來這裡郭安欽等小太監何常喜忽聽腳

步聲響以爲是他回來便問道你回來了麼外面答道俺來也郭安一抬頭見一人持利刃只唬得嚷了一声有賊誰知早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嚷了一声不見動靜趕來一看但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不敢耽延回稟都堂陳公公立刻派人查驗又在各處搜尋於柳陰之下救了何常喜鬆了綁背掏出棉絮容他喘息問他他却不敢說止於說綑我的那個人曾說來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實說若說錯了他明晚還要取我的首級呢衆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也不敢追問便先回稟了都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待明早啟奏便了次日五鼓天子尚未臨朝陳

公公進內請了聖安便將萬代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一切言語俱各奏明仁宗聞奏不由的詫異道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凶之人此膽量也就不小呢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陳公公領旨纔待轉身天子又道今乃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隨朕一往陳林領旨出來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掌管忠烈祠太監知道聖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早已預備聖上排駕到忠烈祠只見桿上黃旛飄蕩兩邊鼓樂齊鳴聖上來至內殿陳伴伴緊緊跟隨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仍是宮妝打扮却是站像兩邊也塑着隨侍的四

個毘盧天子朝上默祝拈香跪不下拜那一番恭敬也就至誠的狠呢拈香已畢如觀金像惟有陳公公在傍見塑像面貌如生不覺的滴下淚來又不敢哭連忙拭去誰知聖上早已看見便不肯主觀反仰面瞧了瞧佛門寶幡猛回頭見西山墻山花之內字跡淋漓心中暗道此處却有何人寫字不覺移步近前仰觀老半半見聖上仰面看視心中也自狐疑此字是何人寫的呢幸看字體極大看的真切却是一首五言絕句詩寫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爐香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聖上便問道此詩何人所寫陳林道奴婢不知待奴婢喚來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

來問此詩的來由這人聽了只唬得驚疑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聖上必要親臨昨日帶領多人細細撣掃拂去浮塵各處留神並未見有此詩句如何一夜之間竟有人擅敢題詩呢奴婢實係不知仁宗猛然省悟道老伴伴你也不必問了朕却明白此事你看題詩之處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題寫郭安之死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殺死據朕想來題詩的即是殺人的殺人的就是題詩的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不多時包公來到叅見了聖駕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說了一番包公聽了正因白玉堂鬧了開封之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不想他却來在禁院來了不好明言只得啟奏待

民慢慢訪查卻又暗看了一番並無形跡便護從　聖駕還宮然後急急乘轎回衙立刻升堂將何常喜審問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現有轉心壺還有茶水爲証並將細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說的是何言語一字不敢撒謊從實訴將出來包公聽了暫將何太監令人看守便回轉書房請了展爺公孫策來大家商酌一番二人也說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爲無疑須要細細訪拿纔好二人別了包公來到官廳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次日包公入朝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聞聽更覺歎賞稱讚道此人雖是暗昧他卻秉公除奸行俠作義卻也是個好人卿家必須細細訪查不拘時日務要將此人拿住

朕要親覽包公領旨到了開封又傳與衆人誰不要建立此功從此後處處留神人人小心再也毫無影響不料四爺趙虎他又想起當初扮花子訪得一樁實然的與頭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遭呢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此次却不隱藏改扮停當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大搖大擺的出來招的衆人無不嘲笑他却故着腿耍子當正經事辦以爲是私訪不可發覆其中就有好性兒的跟着他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後來這三兩個人見跟的人多了他們却歇住脚步別人却跟着不離左右趙虎一想可恨這些人沒有開過眼連一個討飯的也沒瞧見過眞是可厭的狠啊要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二回　以假爲眞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焉訛贓金

且說趙虎扮做花子見跟的人多了一時性發他便拽開大步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遥看了看左右無人方將脚步放緩了往前慢走誰知方纔衆人圍繞着自已以爲得意却不理會及至剩了一人他把一團高興也過去了就覺着一陣陣的風凉先前還扎挣的住後來便哈着腰見漸漸握住胸脯没奈何叉雙手抱了肩頭往前顛跑偏偏的日色西斜金風透體那裡還擱的住呢兩隻眼睛好似鬭雞東瞧西望見那壁廂有一破廟山門倒壞殿宇坍塌東西山墻孤立便奔到山墻之下蹲下身體以避壯風自已未免後悔不該穿着這樣單寒行頭理應穿一分破

爛的棉衣纔是凡事不可且心正在思想只見那邊來了一人衣衫襤褸與自已相同却夾着一捆乾草竟奔到大柳樹之下揚手將草順在裡面却見他扳住柳枝將身一縱鑽在樹窟窿裡面去了趙虎此時見那人覺得比自已暖和多了恨不得也鑽在裡面暖和暖和纔好暗暗想道往往到了飽暖之時便忘却了饑寒之苦似我趙虎每日在開封府飽食暖衣何等快樂今日爲私訪而來遭此秋風便覺得寒冷至甚見他鑽入樹窟又有乾草鋪墊似這等看來他那人就比我這六品校尉強多了心裡如此想身上更覺得打噤兒忽見那邊又來一人也是襤褸不堪却也抱着一捆乾草也奔了這顆枯柳而來到了跟前不

容分說將草往裡一拋只聽裡面人哎喲道這是怎麼了探出頭來一看道你要留點神阿為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外邊那人道老兄恕我不知敢則是你早來了沒奈何勻便勻便咱二人將就在一處又暖和又不寂寞我還有話合你說呢說着話將樹枝扳住身子一縱也鑽入樹窟之內只聽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來了說不得只好打坐工了又聽後來那人道大厦千間不過身眠七尺咱二人雖則窮苦現有乾草鋪墊又溫又暖也算罷了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趙虎聽了暗道好小子這是說我呢我何不也鑽進去作個不速之客呢剛然走到樹下又聽那人道就以開封府說巴掌堂的首相

他竟會一夜一夜大睜着眼睛不能安睡難道他老人家還短了煖牀熱被嗎只因國事操心日夜焦勞把個大人愁的沒有困了趙虎聽了暗暗點頭又聽這個問道相爺為甚麼睡不着呢那人又道怎麼你不知道嗎只因新正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又在萬壽山殺命奉旨已此事交到開封府查問細訪你說這個無影無形的事情往那裡查去忽聽這個道此事我雖知道我可沒那們大膽子上開封府我怕惹亂子不是頑的那人道這怕甚麼呢你還丟甚麼嗎你告訴我我幫着你好不好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訴你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扁來了一個人年紀不大好俊樣兒手下帶着從人

騎着大馬將那們一個大店滿佔了說要等他們夥伴声勢狠濶因此我暗暗打聽止於聽說此人姓孫他與官中有甚麽拉攏這不是這件事嗎趙虎聽見不由的滿心歡喜把前付於九霄雲外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立刻找了包興回稟相爺如此如此包公聽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門將差役安放妥當然後叫開店門店理不知爲着何事連忙開門只見愣爺趙虎當先便問道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嗎小二含笑道正是前日來的四爺道在那裡小二道現在上房居住業已安歇了愣爺道我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前來拿人逃走了惟你是問店小二聽罷忙了手

腳愣爺便喚差役人等叫小二來將上房門口堵住叫小二叫喚說有同事人找呢只聽裡面應道想是夥計捱到了快請只見跟從之人開了槅扇趙虎當先來到屋內從人見不是來頭往傍邊一閃愣爺却將軟鞭向上一掄只見那人剛纔下地衣服尚在俺着趙爺急上前一把抓住說道好賊吓你的事犯了只聽那人道足下何人放手有話好說趙虎道我若放手你不跑了麼實對你說我們乃開封府來的那人聽了開封府三字便知此事不妥趙爺道奉相爺鈞諭特來拿你若不訪查明白敢拿人嗎有甚麽話你只好上堂說去說罷將那人往外一拉喝声綑了又吩咐各處搜尋却無別物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趙

爺却不認得字將書信擱在一邊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
爺成功連忙進來正見趙爺將書信擱在一邊張龍忙拿
過燈來一看上寫內信二封中間寫平安家報後面有年
月日鳳陽府署密封張爺看了就知此事有些外錯當着
大眾不好明言暗將書信揣起押着此人且回衙門再作
道理店家也不知何故難免提心吊膽單言眾人來到開
封府急速稟執了相爺相爺立刻升堂趙虎當堂交差當
面去縛張龍却將書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錯了只
得問道你叫何名因何來京講左右連聲催喝那人磕頭
碰地有声他却早已知道開封府非別的衙門可比戰兢
兢回道小人乃乃鳳陽府太守孫珍的家人名喚松松

福奉了我們老爺之命押解壽禮給龐太師上壽包公道甚麼壽禮現在那裡松福道是八盆松景小人有個同伴之人名喚松壽是他押着壽禮尚在路上還沒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包公聽了已知此事錯拿無疑只是如何開放呢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好生難受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便問道你家壽禮的你們老爺可有甚麼夾帶從實訴上來只此一問把個松福唬的抖衣而戰形色倉惶包公是何等樣人見他如此光景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還不快說麼松福連連叩頭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心中暗想道好利害怨的人說開封府的官司難打果不虛傳怪道方纔拿我

時說我事犯了若不訪查明白如何敢拿人呢這些話明是知道我如何隱瞞呢不如實說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實係八盆松景內暗藏着萬兩黃金惟恐路上被人識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內不想相爺神目如電早已明察秋毫小人再不敢隱瞞不信老爺看書信便知包公便道這裡面書信二封是給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太老爺的一封是給龐太師的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子包公聽了點頭叫將松福帶下去好生看守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夾帶呢只因書皮上有密封二字必有怕人知覺之事故此揣度必有夾帶這便是才畧過人心思活潑之處包公回轉書房便叫公孫先生急籌

奏摺連書信一並封入次日進朝奏明聖上天子因是包
公參奏之摺不便交開封審訊只得着大理寺文彥博訊
問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彥博過了一堂
口供相符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不
准落於別人之手立刻抬至當堂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抬
出一看却是用松針紮成的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八個大
字却也做的新奇此時也顧不的松景先將福字拔出一
看裡面並無黃金却是空的隨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並
無黃金惟獨山字盆內有一個象牙牌字上面却有字跡
一面寫着無義之財一面寫着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
知此事詫異即將松壽帶上堂來問他路上却遇何人松

尋冥道路上曾遇四個人帶着五六個伴當說是開封府六品校尉王馬張趙我們一處住宿彼此投機同桌吃飯飲酒不知怎樣沉醉人事不知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女夫人問明此事連牙牌子同奏聖上仁宗天子又問包公包公回奏四勇士天天隨朝並未遠去不知是何人託言詭計聖上又將此事交包公訪查並傳旨內閣發抄說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不稱斯職着立刻解職來京松福松壽即行釋放着無庸議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知道此事不能不遷招搪罪聖上一槩寬免惟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爲難事暗暗訪查一時如何能得就是趙虎聽了傍言誤拿了人雖不是此案審究出贓金也可以減去

老龐的威勢誰知龐吉果因此事一病到了生辰之日不肯見客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中去了所有客來全託了他女婿孫榮照料自己在園中也不觀花也不玩景惟有思前想後嘆氣諮聲暗暗道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好好一樁事如今鬧的黃金失去還帶累外孫解職真也難為他如何訪查得來呢實實令人氣他不過正在暗恨忽見小童上樓稟道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爺上壽老賊聞聽不由的滿面推下笑來問道在那裡小童道小人方纔在樓下看見剛過蓮花浦的小橋龐賊道既如此他們來時就叫他們上樓來罷小童下樓月已斜攏欄而望果見兩個愛妾姹紫嫣紅俱有丫鬟攙扶他二人打扮的嬝嬝

娜娜整整齊齊又搭着繡院中花紅柳綠更顯得百媚千嬌把個老賊樂的老老家都忘了在樓上手舞足蹈登時心花大放把一天的愁悶俱散在哈蜜國去了不多時二妾來到樓上丫鬟攙扶步上胡梯這個說你踹了我的裙子那個說你碰了我的花兒了一陣咭咭呱呱方纔上樓來一個個嬌喘吁吁先向太師萬福稟道你老人家曾冢呀鬟在這裡來了叫我們兩個好妝讓我們歇歇再行禮罷老賊哈哈笑道你二人來了就是了又何必行甚麼禮呢姹紫道太師爺千秋焉有不行禮的呢嫣紅道若不行禮顯得我們來的不志誠了說話間丫鬟已將紅氈舖下二人行禮畢立起身來又稟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

樓備下酒餚特與太師爺祝壽務求老人家賞個臉兒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心志誠老賊道又叫你二人費心我是必去的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方纔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戲謔弄的個老賊醜態百出不一而足正在歡樂之際忽聽小童樓下咳嗽胡梯響亮不知小童又回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且說老賊龐吉正在先月樓與二妾歡語只見小童手持着一個手本上得樓來遞與了鬟口中說道這是咱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並且求見要親身覿面行禮還有壽禮亦呈了鬟接來呈與龐吉瀏吉看了便道

既是本府先生前來不得不見對着二妾道你二人只好下樓廻避了鬟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叫先生們躲避躲避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這裡姹紫嫣紅立起身來向龎吉道儻若你老人家不去我們是要狠狠的兇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老賊聽了哈哈大笑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龎賊滿口應承必要去的看着二妾下樓去這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自已也不出去迎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不多時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打起簾櫳衆位先生衣冠齊楚鞠躬而入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侯龎吉慢慢立起身來執手道衆位先生光降使老夫心甚不安千萬不可行禮只行常禮罷衆先生又謙讓一番只

得彼此一揖復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也有一畫的也有一對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老雁一一謝了此時僕從已將坐位調開仍是太師中間坐定眾師爺分列兩傍左右獻茶彼此敘話無非高抬雁吉說些壽言壽語吉祥話頭談不多時僕從便放杯筯擺上果品眾先生又要與雁吉安席敬壽酒還是老雁攔阻道今日乃因老夫賤辰有勞眾位台駕理應老夫各敬一杯纔是莫若大家免了也不用安席敬酒彼此就坐開懷暢飲倒覺爽快眾人道既是太師吩付晚生等便從命了說罷各人朝上一躬仍按次序入席酒過三巡之後未免脫帽露頂舒手豁拳呼么喝六盡到杯乾正飲在半酣

之際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極其新鮮並且不少衆先生聽說是新鮮河豚一個個口角垂涎俱各稱讚道妙哉妙哉河豚乃魚中至味鮮美異常龐太師見大家誇獎又是自己女婿孝敬當着衆人頗有德色吩咐搭下去叫厨子急速做來按桌俱要衆先生聽了個個喜歡竟有立刻杯筯不動單等吃河豚魚的不多時只見從人各端了一個大盤先從太師桌上放起然後左右挨次放下擺𠮷便舉着向衆人讓了一聲請吓衆師爺答應如流俱各道請請只聽杯箸一陣亂響風捲殘雲立刻杯盤狼藉衆人㗭嘴咂舌無不稱妙忽聽那邊咕咚一聲響亮大家看時只見𪐴先生連椅兒

栽倒在地俱各詫異又聽那邊米先生嚷道哇呀了弗得了弗得河豚有毒河豚有毒這是受了毒了大家俱要栽倒的俱要喪命呀這遭了得怎麼一時吾就忘了有毒呢總是口頭饞的弗好倚邊便有插言的道如此說來吾們是沒得救星的了米先生猛然想起道還好還好有個方子可解非金汁不可如不然人中黃亦可若要速快便是糞湯覓妙麗賊聽了立刻吽虞候撲從快快拿糞湯來一時間下人手忙脚亂抓頭不是尾拿拿這個不好動動那個不要還是有個虞候有主意吽了兩個僕從將大家上擺的翡翠碧玉闘龍瓶兩邊獸面啣着金環吽二人抬起又從多寶閣上拿下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白玉荷葉式

的碗交付二人叫他們到茅廁裡即刻舀來越多越好二人問道要多何用虞侯道你看人多吃的多糞湯也必要多少了是催不過來的二人來到糞窖之內握着鼻子閉着氣用羊脂白玉碗連屎帶尿一碗一碗舀了往翡翠碧玉瓶裡灌可惜這兩樣古玩落在權奸府第也跟着遭此污穢真也是劫數使然無可如何足足灌了個八分滿二人提住金環直奔到光月樓而來虞侯上前先拿白玉碗盛了一碗奉與太師爺龐吉若要不喝又恐毒發喪命若要時喝其臭難聞實難下咽正在猶豫只見眾先生各自動手也有用酒杯的也有用小菜碟的儒雅些的都用羹匙就有魯莽的扳倒瓶嘴對嘴緊趕一氣用了個不少龐

吉看了不因不由端起玉碗一連也就飲了好幾口米先生又憐念同寅將先倒的魏先生令人扶住自巳蹲在身傍用羹匙也灌了幾口以盡他疾病扶持之誼遲了不多時只見魏先生甦醒過來覺得口內臭味難當只道是自巳酒醉出而哇之那裡知道別人用好東西灌了他呢米先生便問道魏兄怎麽樣呢魏先生道不怎的爲何吾這口邊糞臭得緊哪米先生道魏兄你是受了河豚毒了是小弟用糞湯灌活吾兄以盡朋友之情的那知道這位魏先生方纔因有一塊河豚被人搶去吃了自巳未能到口心內一煩惱犯了舊病因此栽倒在地今聞用糞湯灌了他爬起來道呸呀怪道怪道臭得狠臭得狠吾是羊角瘋

吓為何用糞湯灌吾說罷嘔吐不止他這一吐不打緊招的眾人誰不惡心一張口洋溢泛濫吐不及的逆流而上從鼻孔中也就開了閘了登時之間先月樓中異味撲鼻連廣侯伴當僕從無不是嗉哮喇叭齊吹出兒兒哇哇哇見的不止好容易吐聲漸止這纔用涼水漱口噴的滿地汪洋米先生不好意思抽空兒他就溜之呼也了鬧的眾人走又不是坐又不是老龐終是東人礙不過臉去只得吩咐往芍藥軒廠廳去罷大家快快離開此地省得聞這臭味難當眾人俱各夾在廠廳一時間心病目眩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許多方覺的心中快活龐賊便吩咐擺酒索性大家痛飲盡醉方休眾人誰敢不遵不多時早上燈燭

擺下酒饌大家又唱起來依然是豁拳行令直喝至二鼓方散雁賊醺醺酒醉踏着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樓而來趔趔趄趄的問道天有幾鼓了小童道已交二鼓雁吉道二位姨奶奶等急了不知如何盼望呢到了那裏不要聲長聽他們說些甚麼你看那邊為何發亮小童道前面是蓮花浦那是月光照的水面說話間過了小橋老賊又吃驚道那邊好像一個人小童道大師爺忘了那是補栽的河柳被着月色搖曳彷彿人影兒一般誰知老雁疑心生暗鬼竟是以邪招邪了及至到了水晶樓剛到樓下見隔扇虛掩不用竊聽已聞得裡面有男女的聲音連忙止步只聽男子說道難得今日有此機會方能遂你我之意

又聽女子說道趁老賊陪客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豈不美哉隱隱聽的嘻嘻笑笑上樓去了龐吉聽至此不由氣冲牛斗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叫他帶領虞侯准備來拿人自己却輕輕推開槅扇竟奔樓梯上得樓來見滿桌酒肴杯中尚有餘酒又見燭上結成花正忙忙剪了燭花回頭一看見繡幔金鈎挂起裡面却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老賊看了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見壁間懸挂寶劍立刻抽出對准男子用力一揮頭已落地嫣紅眼朦朧纔待起來龐賊也揮了一劍可憐兩個獻媚之人無故遭此摧折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將頭巾脫落却也是個女子仔細看時却是蒨紫老賊哎喲了一聲噹啷

啷寶劍落地此時樓的下面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聽得樓上又是哎喲又是鬍亮連忙跑上樓來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這老賊樂的也不像叫他這裡哭一會兒騰出筆來講個理兒姹紫嫣紅死的冤屈之中不狠寃屈龐吉氣的糊塗之中糊極糊塗何以見得呢原來二妾因老賊不來心中十分怨恨以酒殺氣你推我讓盼的沒有還興的了這姹紫與嫣紅假扮男女來至繡帳將金鉤挂起同上牙牀相抱而卧姹紫又將龐吉的軟巾戴上彼此戲耍便自昏沉睡去這便是招殺的由頭至于龐吉的糊塗雖係酒後亦不應如此冒失你就要殺也該想想方纔來到樓下剛聽見二人纔上樓如何就能殺

實壓呢不論情由他便手起劍落連傷二命這豈不是他極其糊塗麼然而千不怨萬不怨總只怨這個行事的人眞是從俠狠毒又裝甚麼像聲兒呢所謂賊出飛智也是老賊的素日行爲過於不堪故惹得這行俠尚義之人單單的與他過不去生生兒將他兩個愛妾的性命斷送麗吉哭彀多時又氣又惱又後悔便吩咐麗福將二妾收拾盛殮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乃烏台御史官命廖天成急速前來商議此事自已帶了小童離了亦晶樓來至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及至廖天成來時天已三鼓之半見了麗吉師生就坐麗吉便將悞殺二妾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廖天成原是個諂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據門生想

來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他那裡能人極多必是悄地差人探訪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他便生出巧智特妝男女聲音使之聞之叫老師聽見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須生此計也就毒的狠呢這明是攪亂太師家宅不安暗裡是與老師做對他這幾句話說的個龐賊咬牙切齒憤恨難當氣忿忿的問道似此如之奈何怎麼想個法子以消我心頭之恨廖天成犯想多時道依門生愚見莫若寫個摺子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將包黑參倒以警將來不知老師鈞意若何龐吉聽了道若能參倒包黑老夫生平之願足矣即求賢契此處不大方便且到內書房去說罷師弟立起身來小童持着燈引至

書房現成筆墨廖天成便拈筆搆思難爲他憑空立意竟敢直陳直是糊塗人對糊塗人辦得糊塗事不多時已脫草稿老賊看了連說妥當結實就勞賢契大筆一揮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繕寫已畢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派上五個算是聯銜參奏龐吉一壁吩咐小童快給廉老爺倒茶小童領命來至茶房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茶剛進了月亮門只聽竹聲亂響仔細看時却見一人蹲伏在地懷抱鋼刀這一唬非同小可丟了茶盤一疊連聲嚷道有了賊了就望書房跑來連聲兒都嚷岔了龐賊聽了連忙放下奏摺趨出院內廖天成也就跟了出來便問小童賊在那裡小童道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龐吉與廖天成竟

奔月亮門而來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即同龐福各執棍棒趕來一看雖是一人卻是細綁停當前面腰間插着一把宰猪的尖刀彷彿抱着相似大家向前將他提出再一看時卻是本府廚子劉三問他不應止於仰頭張口連忙鬆了綁縛他便從口內掏出一塊代手來乾嘔了半天方纔轉過氣來龐福便問道倒是何人將你細綁在此劉三對着龐福叩頭道小人方纔在廚房瞌睡忽見嗖的進來一人穿着一身青靠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他對小人說你要嚷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敢嚷他便將小人綁了又撕了一塊搭布給小人塡在口內他把小人一提就夾在此處嚇走他在小人

胸前就把這把刀插上不知是甚麼緣故龐賊聽了便問廖天成道你看此事這明是水晶樓狀男女聲音之人了廖天成聞聽忽然心機一動道老師且回書房要緊老賊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同來進了書房廖天成先拿起奏摺逐行逐字細細看了筆畫並未改訛也未沾污看罷說道還好還好幸喜摺子未壞仍放在黃匣之內龐吉在傍諂媚道賢契細心想的周到又叫各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不多時天已五鼓隨便用了些點心羹湯龐吉與廖天成一同入朝敬候聖上臨軒將本呈上仁宗一看就有些不悅你道為何聖上知道包龐二人不對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參包公的未免有些不耐煩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

呢心中雖然不樂又不能不看見開筆寫着臣龐吉跪奏爲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後面敘着二妾如何被殺仁宗看則殺妾二命更覺詫異因此反覆翻閱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抽出看時不知上面寫着是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眾義露眞名

且說仁宗天子細看紙條上面寫道可笑可笑誤殺反悞告胡鬧胡鬧老龐害老包共十八個字天子看了這明是自殺反要陷害別人又看筆跡有些熟識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卻與此字相同眞是聰明不過帝王暗道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他屢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

又爲何隱隱藏藏再也不肯當面呪實在令人不解只好還是催促包卿便了想罷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交大理寺審訊龐賊見聖上從摺內擲出個紙條兒來已然唬得魂不附體聯銜之人俱各暗暗躭驚一時散朝之後龐賊悄向寥天成道這紙條兒從何而來寥富户猛然醒悟道是了是了他細劉三者正爲調出老師與門生來他就于此時放在摺背後的實實門生粗心之過龐吉聽了連連點首道不錯不錯賢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的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龐吉一力担當從實說了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代爲陳奏聖上傳旨龐吉着罰俸三年不准抵銷聯銜的罰俸一年

不准抵銷聖上却暗暗傳旨與包公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定限嚴拿包公奉了此旨回到開封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無法可施只得連王馬張趙俱各天天出去到處訪查那裡有個影響偏又值臘冬年近轉瞬間又早新春過了元宵佳節看看到了二月光景包公屢屢奉旨總無影響幸虧聖眷優渥尚未嗔怪一日王朝與馬漢商議道咱們天天出去訪查大約無人不知人既知道更難採訪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個動靜賢弟以為何如馬漢道出城雖好但不知往何方去呢王朝道咱們信步行去固然熱鬧叢中遲訪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二人說畢脫去校尉的服色各穿便衣離了衙門竟往城外而來沿路

上細細賞玩豔陽景色見了多少人帶着香袋的執着花的不知是往那裡去的及至問人時原來花神廟開廟熱鬧非常正是開廟正期二人滿心歡喜隨着衆人來至花神廟各處遊玩却見後面有塊空地甚實寬闊搭着極大的蘆棚內中設擺着許多兵器架子那邊單有一座客棚裡面坐着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紀約有三旬橫眉立目傍若無人王馬二人見了便向人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嚴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極其强梁霸道無惡不作只因他愛眠花宿柳自已起了個外號叫花花太歲又恐有人欺負他便用多金請了無數的打手自已也跟着學了些三脚毛兒四門斗兒以爲天下

無敵因此廟期熱鬧非常他在廟後便搭一蘆棚比試棒棍拳脚誰知設了一連幾日並無人敢上前比試他更心高氣傲自以爲絕無對手二人正觀望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擁擁攙攙架架却是一個女子哭哭啼啼被衆人簇擁着過了蘆棚進了後面廠廳去了王馬二人心中納悶不知爲了何事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你們這夥强盜青天白日就敢搶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你們撈將他好好還我便罷你們若要不放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衆惡奴一面攔擋一面吆喝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纔公子說了這女子本是府中了鬟私行逃走總未找着並且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遇見把

他拿住這要追問拐的東西呢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

儻若不依公平說明就把你送縣婆子聞聽只急的嚎啕

痛哭又被衆惡奴往外面拖拽這婆子如何支撐得住便

脚不沾地往外去了王朝見此光景便與馬漢送目馬漢

會意必是跟下去打聽底細二人隨後也就出來剛走到

二層殿的夾道只見外面進來一人迎頭攔住道有話好

說這是甚麽意思請道其詳聲音洪亮仗高大紫巍巍

一張面皮黑漆漆滿部髭鬚又是軍官打扮更顯得威嚴

壯健王馬二人見了便暗暗喝釆稱羨忽聽惡奴說道朋

友這個事你別管我勸你有事怕事無事趁早兒請別討

没趣兒那軍官聽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

得的道理你們不料我說何不對着衆人說說你們如不肯說何妨叫那媽媽自巳說說呢衆惡奴聞聽道夥計你們聽見了這個光景他是管定了忽聽婆子道軍官爺爺快救婆子性命吓傍邊惡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惡奴倒退了好幾步呲牙咧嘴把胳膊亂摔王馬二人看了暗暗歡喜又聽軍官道媽媽不必害怕慢慢講來那婆子哭着道我姓王這女兒乃是我街坊因他毋親病了許在花神廟燒香如今他毋親雖然好了尚未復元因此來我帶了他來還願不想竟被他們搶去求軍官爺搭救搭救說罷痛哭只見那軍官聽了把眉一皺道媽媽不必啼哭我與你找來就是了誰知衆惡奴方纔

見那人把手略畧一瞞他們夥計就呲牙咧嘴便知這軍漢手頭兒沉大約婆子必要說出根由怕軍官先拿他們出氣他們便一個個溜了來到後面二五一十俱告訴花花太歲這嚴奇一聽便氣冲牛斗以爲今日若不顯顯本領以後別人怎肯甘心佩服呢便一聲斷喝引路衆惡奴狐假虎威來至前面嚷道公子來了公子來了衆人見嚴奇來到一個個俱替那軍官担心以爲太歲不是好惹的此時王馬二人看的明白見惡霸前來知道必有一番較量惟恐軍漢寡不敵衆若到爲難之時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那知那軍漢早已看見撇了婆子便迎將上去衆惡奴指手畫脚道就是他就是他嚴奇一看不由的暗暗吃

驚道好大身量我別不是他的個兒罷便發話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誰叫你多管閒事只見那軍漢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閒事因那婆子形色倉皇哭的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貴手高抬開一綫之恩饒他們去罷說畢就是一揖嚴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從此做個相識只怕還有個好處誰知這惡賊惡貫已滿難以躲避他見軍官謙恭和藹又是外鄉之人以爲可以欺負竟敢拿雞蛋往鵝卵石上碰登時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誰許你多管冷不防嗖的就是一腳迎面踢來這惡賊原想着是個暗算趁着軍漢作下揖去不能防備這一腳定然鼻青臉腫那知那軍漢不慌不忙瞧着腳臨切近略一揚

手在腳面上一拂口中說道公子休得無禮此話未完只見公子噯呀半天扎掙不起衆惡奴一見便嚷道你這厮竟敢動手一擁齊上以爲好漢打不過人多誰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一個個便東倒西歪那個還敢上前忽聽那邊有人喊了一聲門開俺來也手中木棍高揚就照單漢劈面打來單漢見來得勢猛將身往傍邊一跨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恰恰的太歲頭就受了此棍吧的一聲打了個腦漿迸裂衆惡奴發了一聲喊道了不得了公子被單漢打死了快拿呀快拿呀早有保甲地方併本縣官役一齊將單漢圍住只聽那單官道衆位不必動手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衆人齊說道好朋友好朋友敢作敢當

這纔是漢子呢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衆位事要公平方纔原是他用棍打人惧打在公子頭上難道他不隨着赴縣麽理應一同解縣纔是衆人聞聽講得有理就要拿那使棍之人將眼一瞪道俺史丹不是好惹的你們誰敢前來衆人唬的往後倒退只見兩個人之中有一人道你慢說是史丹就是屎蛋也要推你一推說時遲那時快順手一掠將那棍也就逼住攏過來往懷裡一帶又向外一推眞成了屎蛋咧幾哩咕嚕滾在一邊那人上前按住對保甲道將他鎖了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是王朝馬漢又聽軍漢說道俺遭逢此事所爲何來原爲救那女子如今爲人不能爲徹這便如何是好王馬二人聽了滿口應

承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朋友你只管放心罷漢道既如此就仰仗二位了說罷執手隨衆人赴縣去了這裡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此時衆惡奴見公子已死也就一鬨而散誰也不敢出頭王馬二人一直進了廠廳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護送出廟問明了住處姓名恐有提問質對之事方叫他們去了二人不辭辛苦即奔祥符縣而來到了縣裡說明姓名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此事皆係我二人目睹貴縣不必過堂立刻解往開封府便了正說問外面拿進個畧節來卻是此案的名姓死的名嚴奇單漢名張大持棍的名史丹縣官將畧節遞與王馬二人便

吩咐將一干人犯多派衙役立刻解往開封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見了展爺公孫先生便將此事說明公孫策尚未開言展爺忙問道這單官是何形色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量兒說了一番展爺聽了大喜道如此說來別是他罷對着公孫先生伸出大指公孫策道既如此少時此案解來先在外班房等候悄悄叫展兄看看若要不是那人也就罷了儻若是那人冒名展兄不妨直呼其名使他不好改口衆人聽了俱各稱讚王馬二人又找了包興來到書房回禀了包公深讚張大的品貌行事豪俠包公聽了雖不是寄柬留刀之人或者由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心中也自暗暗忖度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

叫南俠偷看也回明了包公點了點頭二人出來不多時此案解到俱在外班房等候王馬二人先換了衣服前往班房見放着簾子隨後展爺已到便掀起簾縫一瞧不由的滿心歡喜對着王馬二人悄悄道果然是他妙極妙極王馬二人連忙問道此人是誰展爺道賢弟休問等我進去呼出名姓二位便知二位賢弟即隨我進來劣兄給你們彼此一引見他也不能改口了王馬二人領命展爺一掀簾子進來道小弟打量是誰原來是盧方兄到了久違吓久違說着王馬二人進來展爺給引見道二位賢弟不認得麼二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二位賢弟快來見禮王馬急速上前展爺又向

盧方道盧兄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馬漢兩位老弟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盧方到了此時也不能說我是張大不是姓盧的人家連家鄉住處俱各說明還隱瞞甚麼呢盧方反倒問展爺道足下何人爲何知道盧方的賤名展爺道小弟名喚展昭會在茉花村蘆花蕩爲鄧彪之事小弟見過尊兄終日渴想至甚不想今日幸會盧方聽了方纔知道是南俠便是號御猫的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至甚毫無自滿之意便想起五弟任意胡爲全是自尋苦惱不覺暗暗感歎面上却陪着笑道原來是展老爺就是這二位老爺方纔在廟上多承垂靑看顧我盧方感之不盡三人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盧兄太外道了

何得以老翁相呼顯見得我等不堪爲弟丁盧方道三位老爺太言重了一來三位現居皇家護衛之職二來盧方剎下乃人命重犯何敢以弟兄相稱豈不是太不知自諒了麼展爺道盧兄過於能言了王馬二人道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請盧兄到後面一敘盧方道犯人尚未過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斷難從命展爺道盧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請到後面還有衆人等着要與老兄會面盧方不能推辭只得隨着三人來到後面公廳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而迎展爺便一一引見歡若平生來到屋內大家讓盧方上坐盧方斷斷不肯總以犯人自居理當侍立能殼不罰跪足見高情大家那裡肯依還是愣爺趙虎道彼

此見了放著話不說且自罵這些個虛套子盧大哥你是遠來你就上面坐說著把盧方拉至首坐盧方見此光景只得從權坐下王朝道還是四弟爽快再者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老爺咧也要免免纔好省得鬧的人怪肉麻的盧方道既是衆位兄台抬愛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我盧方便從命了左右伴當獻茶已畢還是盧方先題起花神廟之事王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爺臺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証見凡事有理斷不能難爲我兄只見公孫先生請了展爺彼此告過失陪出了公所往書房去了未知相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恨傷馬漢徐慶被擒

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轉來道相爺此時已升二堂特請盧兄一見盧方聞聽只打諒要過堂了連忙立起身來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麽展爺連聲道好一同頭吩咐伴當快看刑具家人無不點頭稱羡少時刑具拿到連忙與盧方上好大家圍隨來至二堂以下王朝進內稟道盧方帶到忽聽包公說道請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自已登時反到不得主意了隨着王朝來至公堂雙膝跪倒匍匐在地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本閣着你去請盧義士如何用刑具拿到是何道理還不快快卸去左右連忙上前卸去刑具包公道盧義士有話起來慢慢講盧方那裡敢起來連頭

也不敢抬便道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爺從公判斷感恩不盡包公道盧義士休如此狂直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你乃行俠尚義濟弱扶傾就是嚴奇喪命自有史丹對抵與你甚麼相干他等強惡助紂爲虐冤冤相報暗有循環本閣已有辦法即將史丹定了誤傷的罪名完結此案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只管起來本閣還有話講展爺向前悄悄道盧兄休要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快些起來莫要違悖鈞諭好盧方到了此時槩不由已朝上叩頭展爺順手將他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坐盧方那裡敢坐鞠躬侍立偷眼向上觀瞧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那一派的嚴肅正氣實令人可畏而可敬心中暗暗誇𢬵

忽見包公含笑問道盧義士因何來京請道其詳一句話問的個盧方紫面上套着紫半晌答道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故此來京包公又道是義士一人前來還有別人盧方道上年初冬之時罪民已遣韓彰徐慶將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不料自去冬至今查無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此親身來尋今日方到花神廟包公聽盧方直言無隱便知此人忠厚篤實遂道原來衆義士俱各來了義士既以實言相告本閣也就不隱瞞了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連聖上俱各知道並且聖上還誇獎他是個俠義之人欽派本閣細細訪查如今義士既已來京背着本閣代爲細細訪查盧方聽至此連忙跪倒道

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致干聖怒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任憑聖上天恩相爺的垂照包公見他應了便叫展護衛有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恕本閣不陪留去但憑義士不必拘束盧方聽了復又叩頭起來同定展爺出來到了公所之內只見酒餚早已齊備却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仍將盧方讓至上坐衆人左右相陪飲酒之間便提此事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酒也不肯多飲便告別了衆人衆人送出衙外也無贅話煩言彼此一執手盧方便伴長去了展爺等同至公所又議論盧方一番為人忠厚老誠豪俠公孫策道盧兄雖然誠實惟恐別人却不似他方纔聽盧方之

言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今日花神廟之事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他們如何知道立刻就把盧兄釋放了呢必以爲人命重案寄監收禁他們若因此事貿夜前來洞氣却也不可不防衆人聽了俱各稱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道說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八巡邏第一保護相爺要緊此時天已初鼓展爺先將裡衣紮縛停當佩了寶劍外面罩了長衣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這裡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暗藏兵刃俱各留神小心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已將掌燈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有了寓所不曾自己雖然聽了我尋白玉堂却又不知他落於何處心內思索竟自無處可歸忽見迎

回來了一人天氣昏黑看不真切及至臨近一看却是自巳伴當滿心歡喜伴當見了盧方反倒一怔悄悄問道員外如何能彀回來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故此急急進京城內找了下處安放了行李帶上銀兩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盧方道一言難盡且到下處再講伴當道小人還有一事也要告稟員外呢說着話伴當在前引路主僕二人來到下處盧方撢塵淨面之時酒飯已然齊備盧方大座一壁飲酒一壁對伴當悄悄說道開封府還見南俠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義氣個個豪傑多虧了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晰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點事兒沒有又言包公相

待甚好義士長義士短的稱呼賜坐說話我便偷眼觀瞧相爺眞好品貌眞好氣度實在是國家的棟樑萬民之福後來問話之間就提起五員外來了相爺親面吩咐托我找尋我焉有不應的呢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設了酒餚衆朋友方說出五員外許多的事來敢則他做的事不少甚麽寄柬留刀與人辦寃夜間大鬧開封府南俠比試這還麽乎可以誰知他又上皇宮內苑題甚麽詩又殺了總管太監你說五員外胡鬧不胡鬧並且還有奏摺內夾紙條兒又是甚麽盜取黃金我也說不了許多了我應了三日之內我的着找不着必去覆信故此我就回來了你想那知五員外下落我往那里去找呢你方纔說還有一

事是甚麼事呢伴當道若依員外說來找五員外却甚容易盧方聽了歎毒道在那裡呢伴當道就是小人尋找下處之時遇見了跟二爺的人小人便問他眾位員外在那裡居住他便告訴小人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是個堆書籍之所同五員外都在那裡居住呢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却離此不遠出了下處往西一片松林高大的房子便是盧方聽了滿心暢快連忙用畢了飯此時天氣已有初更盧方便暗暗裝束停當穿上夜行衣靠吩附伴當看守行李悄悄的竟奔了龐吉府的花園文光樓而來到了牆外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樓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裡見面之時不由

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白玉堂却毫不在意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方問道你三個兄長往那裡去了白玉堂道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解往開封府他們哥兒三方纔俱換了夜行衣服上開封府了盧方聽了大吃一驚暗道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豈不辜負相爺一團美意倘若有些差池我盧某何以見開封衆位朋友呢想至此坐立不安好生的着急直盼到交了三鼓還不見回來你道韓彰徐慶蔣平等何去許久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見內外防範甚嚴便越墻從房上而入剛來到踏所大房之上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猛一抬頭見有人影不覺失聲道房上有人對面便是書房展爺早巳聽見

脫去長衣拔出寶劍一伏身斜刺裡一個健步往房上一望見一人已到簷前展爺看的真切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丁去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一歪摔下房來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趙虎緊趕一步按住那人張龍上前幫助綁了展爺正要縱身上房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向下一指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知是暗器把頭一低剛剛躲過不想身後是馬漢肩頭之下上中了弩箭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竟奔了使暗器之人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一順手就是一樸刀一片冷光奔了展爺的下三路南俠忙用了個金雞獨立回身勢用劍往傍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樸刀削短了一段只見

那人一轉身越過房脊又見金光一閃卻是三稜鵝眉刺
竟奔眉攢而來展爺將身一閃剛用寶劍一迎誰知鋼刺
抽回劍卻使空南俠身體一幌幾乎栽倒忙一伏身將寶
劍一拄廊下立住用劍逼住面門長起身來再一看時連
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展爺只得跳下房來進了書房恭見
包公此時已將綑縛之人帶至屋內包公問道你是何人
爲何黑夜至此只聽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慶特爲救俺
大哥盧方而來不想中了暗器遭擒不用多言只要叫俺
見大哥一面俺徐慶死也甘心瞑目包公道原來三義士
到了即命左右鬆了綁看坐徐慶也不致謝也不遜讓便
一屁股坐下將左脚一伸順手將袖箭拔出道是誰的暗

器拿了去展爺過來接去徐慶道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弩箭有毒若是着上藥性一發便不省人事正說間只見王朝進來禀道馬漢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慶道如何干礙不可拔出還可以多活一日明日這時候也就嗚呼了包公聽了連忙問道可有解藥沒有徐慶道有呵却是俺二哥帶着從不傳人受了此毒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即刻後生若過了十二個時辰縱有解藥也不能好了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訴人的包公見他說話雖然粗魯却是個直爽之人堪與趙虎稱爲伯中徐慶忽又問道俺大哥盧方在那裡包公便將昨晚已然釋放盧義士已不在此了徐慶聽了哈哈大

笑道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忠正爲民如今果不虛傳俺徐慶倒要謝謝了說罷噗嗵爬在地下就是一個頭招的衆人不覺要笑徐慶起來就要找盧方去包公見他天眞爛熳不拘禮法只要合了心就樂便道三義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賃夜之間那裡尋找暫且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徐慶却又坐下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愣爺徐慶一一招承惟有刼黃金一事却是俺與二哥四弟並有柳青假冒王馬張趙之名用蒙漢藥酒將那羣人藥到我們盜取了黃金衆人聽了個個點頭錯指徐慶正在高談濶論之時只見差役進來禀道盧義士在外求見包公聽了急着展爺請來相見不知盧方來此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